

高阳作品集

下
册

花魁
缙紫



第
二
辑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阳作品集(第二辑)/高阳著.
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3.5

ISBN 7-5426-1785-0

I. 高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4446 号

高阳作品集(第二辑)

著 者/高 阳

责任编辑/陈宁宁

装帧设计/范峤青

监 制/沈 鹰
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sanlianc @ online.sh.cn

印 刷/新华印刷厂

版 次/200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700 千字

印 张/39.125

印 数/1—8000

ISBN7-5426-1785-0

I · 201 定价:58.00 元(上、下)

《高阳作品集》自序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；计字又若干？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觉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世界华人社会，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惭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，廿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；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。

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，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，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，特缀数语，敬告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八六年九月杪



1

结完账，点清银数，已经二更天了。朱重锁好钱柜，收拾账簿，关上了柜房，然后擎着一盏油灯，回自己卧室；也是他义父朱老十的卧室——父子俩住一间，如果有一天朱老十交代：“你到柜房里去睡！”十七岁的朱重便能默喻，他义母生前所用的使女，已经二十六岁的兰花，这一夜会伴他义父过夜。

推开房门，大出意外，兰花只穿一件小夹袄掀起好大的一个屁股，跪在床沿上替他在铺棉褥子。

“二更天都过了，你还不睡？”

兰花听如不闻，等铺好褥子，下得地来，举起胖嘟嘟的一条臂膀，撂一撂头发，斜睨着朱重笑道：“棉花翻过了。包你又软又暖和，睡得舒服！”

“多谢。”朱重伸手将房门拉开，暗示她好走了。

兰花不走，反而坐了下来，“账结好了？”她没话找话地问。

“刚结好。”

“饿不饿？”兰花紧接着说，“我留了作料在那里，要不要下碗面你吃？”

“不要！”朱重开口明言：“我要睡了。”

于是兰花起身走向门口。原以为她要走了，谁知她是去关房门。朱重一惊，赶紧走过去拉住她那在扣屈戌的手；不料还来不及说话，已让兰花一把抱住，两片火烫的厚嘴唇胡乱掀在他嘴上，连鼻孔一起压住，气都透不过来。

朱重又惊又怒，鼓起劲来，拿她一把推开，“你的脸皮真厚！”他想到她坐在他义父腿上，嘴对嘴哺酒的样子，心里恶心，不由得“呸”一声，吐了口唾沫。

兰花勃然色变；欺侮他脾气好，照样也重重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，抬起头来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不识好歹的小畜生！”

说完，拉开房门冲了出去。油行的地滑，她的势子又急，脚下一个收不住，身子往前一扑；就在要摔倒的当儿，发觉有人拿她拦腰一把抱住。

幸喜未曾摔倒，但亦不免吃惊；黑头里何以有人？但一念未毕，即已恍然；旋即将心一横，站住不动。

这回是邢权又惊又喜了。调戏兰花，不止一回，每一回或打或骂，甚至张口就咬；倘或只是挣脱他的纠缠，那算是最客气的。像此刻这样任他搂腰紧抱，不就表示甘愿随人摆布吗？

拥着兰花到了他住的那间小屋；邢权将用油不花钱的灯台，剔得极亮，但见兰花红晕满面，鬓发蓬松，胸前鼓蓬蓬地透出春意；特别是那斜睨的眼色，带着挑战的意味。邢权忽然觉得浑身发胀，像要炸裂似的；一把拖过她来，“噗”地一声，将刚剔亮的油灯，一口吹灭。



五更天，邢权抚着兰花光滑而温暖的背脊，轻轻说道：“配老的，委屈了你；配小的，人家又不要你。就算要你，看起来你也不像他的老婆，倒像——”

“像什么？”蜷缩着的兰花，从他胸前抬起头来问。

“倒像他的晚娘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兰花撇一撇嘴，“配你最好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邢权脱口相答，居之不疑，声音不像玩笑，“只要你肯，我包你当老板娘。”

“呸！莫非跷拐儿再收一个干儿子；而且将来拿这斗油行传给你？”

杭州话管瘸子叫“跷拐儿”；朱老十坏了一条腿，所以大家在背后都这么叫他。他已经有了一个义子；自然不会再收年纪已过三十的邢权做义子。但若非如此，不知身为伙计，而且好赌贪杯，经常要偷油私卖才能敷衍日子的邢权，怎么样才能做老板？兰花的话虽是讥嘲，却并未说错。

邢权成竹在胸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盘算了多少遍了！就等这一刻——”

“这一刻？”兰花打断他的话问，“什么这一刻？”

“喏，就是我们此刻在一张床上，睡一个枕头，像夫妻一样，私底下谈天的这一刻。”

“原来你早就在算计我了！”兰花笑着说，抱憾的语气中，洋溢着深深的喜悦。

“不是算计你，是为你打算；当然也是为我自己。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包你不出三年，就当老板娘。”

“你说!”

他说她听,心领神会;脸上一直挂着笑容,等他说完,她摸索着便要起床;邢权却意有不舍,一翻身又待腿儿相并,股儿相叠了。

“不要!”兰花推开他,“要做就要做得像!不能有把柄在小的手里;更不能有痕迹落在跷拐儿眼里。”略停一下,她又说:“我是想做长久夫妻的。”

邢权松开了手;下决心答一句:“我也是!”

近午时分,朱老十一跷一拐地回来了。左手挽着香篮,右手伸到背后,不断在捶腰——他是前一天出门的,随着香船到东岳庙宿山烧香,顺便看病。东岳庙有个“草头郎中”,专治肾亏;朱老十正有这样毛病。

“爹回来了!”朱重上前接过他的香篮问道:“郎中怎么说?”

肾亏这样毛病,不便跟儿子细谈;朱老十含含糊糊地答道:“不要紧,不要紧!”紧接着又问:“兰花呢?”

“在厨房里。”

“你叫她送菜汤来;我要吃药。”

要菜汤是假,献殷勤是真;朱老十的香篮里盛着好些从庙会买来的新样,像生通草花、鹅蛋粉、鲜艳尺头,取一样,问一样:“好不好?”片刻之间,摆了半床。

兰花却不大起劲,东西到手,看一看就搁下了,也不大答话。



“咦！”朱老十看她眉心微皱，仿佛有委屈在心里似的，不由得诧异，“好端端地，为啥不高兴？”

“也没有啥不高兴。”

“你还赖！都摆在脸上了。”朱老十紧盯着问：“说啊！为啥不高兴？”

兰花默然半晌，说了句：“晚上告诉你。”随即就走了。

到晚来，朱重识趣，不待义父发话，自己声明：“今天要结账，在柜房里睡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朱老十说，“我也累了，要早早上床。”

早早上床的话不假，不过双眼睁得好大，不时望着房门，好不容易，听得兰花的脚步声，朱老十一骨碌翻起身来，下来开了门等。

兰花仍旧是白天的脸色，进门坐下，看了朱老十一眼，随即怔怔地望着油灯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“到底为啥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“唉！”兰花叹口气，“都是你这个毛病不好。”

一听这话，朱老十便觉气馁，嗫嚅着说：“郎中说我这个病，要慢慢养，慢慢会好的；你——”

“我什么？”兰花很爽利地截断他的话，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！你当我稀奇你？话都没有听清楚；自说自话，自己当自己是个宝！”

“那么，你说！为什么是我的毛病不好？”

“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，就不会有人敢在我身上打主意——”



话还未毕，朱老十的神色已变；急急抢着问道：“哪个？是老邢？”

“什么老邢？你不要冤枉好人！”兰花怕他一下子会翻，特意先关照一句：“你不要急！先听完我的话再说。”

“好！听了再说。”

“昨天夜里，我替小官在换棉褥子，有个人来摸我的屁股。我一惊，回转头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小官——”

“是他！”朱老十的双眼睁得好大；而眼中有困惑之色，“他会来摸你的屁股？”

“不光是摸，还有话。他说：‘我爹肾亏我不亏；要不要试试？’”

“这个小畜生！要造反了！”朱老十顾不得腰痛，一起身将胸挺了起来；大声吼道：“我要活活打死这个小畜生！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！”兰花着急地说，“应该不告诉你的！你这一闹起来，左邻右舍传出去说：‘晓拐儿为了兰花吃干儿子的醋。你倒想想，我还有脸见人？’”

一听这话，朱老十泄了气；颓然落座，好半晌作声不得。

“家丑不可外扬！我只不过跟你说说。好在我站得稳，坐得正，当时放下脸来，说了他一顿，谅他以后也不敢再对我起什么歪心思了。不过，到底十七岁的人了！你也应该有个打算。”

朱老十愁眉苦脸地抬眼看着她问：“怎么打算？”

“该替他讨亲了！”

“谈何容易？”朱老十摇摇头，“替他讨个亲，起码要四五十



两银子；又添一张嘴添开销。眼前生意清淡，只好过两年再说。”

兰花不作声，心里另有盘算；服侍朱老十上床，并头睡下，嫌他拴在裤带上、坐卧不离身的一串钥匙，梗得人皮肉生疼，劝他不如暂且解了下来。

“解下来放在枕头边；明天一早起来再系上，也不费什么事。何苦累累赘赘，连睡都睡不安稳？”

“我是弄惯了。你如果嫌累赘，我就费点事，也不要紧。”朱老十终于将钥匙解了下来，压在枕头下面。

于是捻小油灯，放下帐门。朱老十少不得要试一试服了肾亏药的功效；一阵床动晃摇，归于平静，旋即鼾声大起。

兰花却是清醒得很，精神十足，看看是时候了，推一推朱老十的身子喊道：“老头儿，老头儿！”

朱老十了无所觉，酣睡如故；兰花便悄悄起身，拿邢杈给她的一块黄蜡，在烛焰上烤软了，然后走回床前，一探手从枕头下面取出朱老十的钥匙，挑出一把，压在蜡上，用劲一按，等钥匙没入蜡中，复又剔出；黄蜡凹处，便是这把钥匙的模子。

“老头儿，我倒又要跟你说了；有人在‘北瓦’看见小官。”

“瓦”是杭州特有的一种地名。因为南渡军士，来自西北，都是单身，官府特设官妓，为军士消解寂寞。聚合之处，叫做“瓦舍”，或称“瓦子”，是通人所题；来时瓦合，去时瓦解，片刻之欢，两不相妨。久而久之，瓦舍便如长安的平康坊，勾栏曲巷，是浮荡子弟流连忘返之地。

杭州城里城外，瓦舍共有十七处之多；最大的一处，就是“北瓦”，亦名“下瓦”，在施全刺秦桧的众安桥，内有勾栏十三座。朱重在此出入，做了何事，自是不言可知了。

“你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哪个来骗你！”兰花沉下脸来，将桌子一拍，起身便走，一路走，一路说：“莫非倒是我来说假话挑拨你们父子不和。真正气数！”

看样子丝毫不假！不过，瓦子是个销金窝，朱重一向省俭，一文钱都舍不得乱花，倒说会到北瓦去挥霍，似乎不像他的为人。再说，他又哪里来的钱挥霍？

此念一动，立刻警觉，而且不敢怠慢；一瘸一拐地直到柜房。朱重正在算账，急忙起身，喊一声“爹！”，走来相扶。

“我来看看账。”朱老十在钱柜上坐下来问道：“结到昨天为止，现钱存多少？”

“流水账在这里。”朱重看了一下说，“结到昨天为止，现钱应该有现银一百五十两；‘会子’九十二贯。”

“会子”就是钱票。钱是论贯算的，一贯值钱半两；九十二贯折成四十六两。朱老十便即问道：“钱柜里应该有一百九十六两银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朱重答说，“今天生意不坏，收进二十几贯，还没有入柜。”

“我不管今天；先拿钱柜里的盘一盘。”

“那，爹，你请凳子上坐。”

原来店铺的规矩，钱柜与账桌相连；管账就以钱柜作为座



位,所以必得朱老十移身,才能开柜。朱重从身上取出钥匙,打开钱柜上面的活板;白花花三个银锭,每锭五十两,一目了然,不用盘点,要点的是“会子”。

会子印得极讲究,四周是亭台楼阁,仕女人物的精细花样,中间突出一小块,以便临时填写数目,自一贯至二十贯不等;当然还有官府的大印;另外还有不为人知的隐密记号。朱墨错杂,不易伪造。

朱重做事细心,会子按照钱数多寡,叠得整整齐齐;但拿到手里,刚只看了一下,顿时颜色大变,失却平时从容的神态了。

“咦!”他抬起头来,眼望着空中思索,“明明记得是两张嘛!”

朱老十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心里冷笑,表面却无动静,看他再说些什么?

“明明二十贯的有两张,怎么只剩了一张?”

“怕是记错了!”朱老十说,“你倒点了总数再说。”

一点总数,更觉心慌;不但二十贯的“会子”少了一张;五贯的也少了两张。

“遭贼了!”

“恐怕是家贼!”突然有人接口;父子俩转眼去看,正是邢权,倚柱而立,静静地在看热闹。

他那眼色,朱老十倒还不觉得什么;朱重却有不寒而栗之感。那样冷、那样锐利;冷到他心里,也刺到他心里了。

还能说什么?朱重心里在想,钥匙只有两把,一把拴在义

父裤带上；一把是自己片刻不离身的。虽不知道邢权使何手段偷了三十贯钱；但责任都在自己身上。

“阿重，我想不到你变了！”朱老十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伤心地低语：“会变得这样子。”

朱重只是伤心欲绝；为了剖白，有无数的话要说，但一齐阻塞在喉头，反而只字不出。

“不要生气！”兰花走上来搀扶朱老十，“气坏了身子，自己吃亏。又不是嫡亲的，何妨看开些。”

一听这话，朱重将堵在喉头的话，都咽了回去；只觉手足发冷，茫然地、凄凉地，又回到当年哀苦无告的境遇中了。

朱重本来是汴京一个银匠秦良的独子；母亲早已去世，父子二人，相依为命。宣和年间，金兵南下，攻打汴京；秦良带着儿子，仓皇逃难，到得杭州，染了时疫，来不及请医生，便已一瞑不视，留下一个十三岁孤儿。

清波门外开油店的朱老十，没有儿子，又新死了老伴；便收养了这个孤儿，改姓不改名，叫做朱重。朱老十将他视如亲生；朱重也如对生父般孝顺朱老十。哪知父慈子孝的四年恩义，竟是假的！

“店中生意清淡，用不着两个人照管。”朱重盘算了百十遍，方始开口，“如今让老邢坐店，儿子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。卖多少，缴多少，一重生意两重做；爹看好不好？”

看他这般情甘委屈，自愿退让，朱老十不由得想起他平时的许多好处，心下倒有不舍之意，便答一声：“等我想想再说。”

到夜来，兰花受了邢权的调教，在枕头上跟朱老十说：“他



哪里是愿意挑担子出去卖油？前两年还好；后两年偷银子做私房，身边积攒得有余了；又怪你不与他定亲，心里怨恨，特意出这个花样。你当他还肯帮你？他要自己去讨老婆，做人家；哪里还记得你养了他四年？”

朱老十的耳朵软，把兰花的话，只字不遗地听入耳中，记在心头。过得一夜，气还未消，叹口气说：“我把他当亲生的，他这样子存心，天都不容他！罢、罢，不是自己骨肉，到底粘连不上，由他去罢。”

于是包了三两银子，将朱重叫了来；打发他走路。

“你我父子一场，缘尽了。当初我三两银子葬你老子；如今再送你三两银子，也是个有始有终。冬夏衣服，上下铺盖，你都带了去。但愿你自己争口气，成家立业给我看看！”

“爹，爹！这是，这是怎么说。”

朱老十不理他，狠一狠心往里便走。朱重哭着赶了上去；不道邢权使坏，趁地上油润滑腻，朱重脚步踉跄之际，装作劝架，冲出来拿他的衣服一拉再一松，朱重合扑一跤，跌落门牙、满嘴是血。

朱重知道了，即使义父仍肯收容，日子也过不下去；只好拭一拭血迹，朝房门拜了四拜，收拾行李，黯然而去。

在众安桥下，赁了小小一间房；安顿略定，朱重坐在铺板上开始想心事。

“三两银子，三两银子！”他喃喃地念着，心里在想，赁房子已经去了一两；还有二两，坐吃不过十天半个月，到那时两手空空，莫非做叫化子？

左思右想，只有油行买卖是熟悉的；二两银子，仅够置副油担，油要赁来去卖。且到南顺油行去打个商量。

南顺油行的周掌柜待他最好，一见他便问：“怎么十来天不来？你爹的毛病好些没有？”

“我爹！”朱重眼圈发红，“我爹赶我出门了。”

“啊！”周掌柜大吃一惊，“为了啥？”

“为了——”

吞吞吐吐地，朱重终于将前因后果都说明白了。周掌柜叹口气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周大叔，”朱重嗫嚅着说，“我想置副油担，替周大叔去卖油。卖来多少钱，按日照交，请周大叔提个成头给我；只要有口饭吃就好了。”

周掌柜沉吟了一会答说：“你不必替我卖油！我赁一担油给你；卖完了，归我的本钱，再赁一担。你看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哪有不好之理？”朱重喜出望外，“我马上去置油担。”

“慢来！”周掌柜拉住他说，“油担上要写字；你预备怎么写？”

“自然写明‘南和’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这么写，所以要问你；错了！你不是替我南和卖油；是替你自己卖油。”

“那么写个‘朱’字。”

“又错了！朱老十已经不要你了，怎么再写他的姓？你应该复姓你的秦。为人不可忘本。”

“周大叔说得是。”朱重答道，“不过，若说为人不可忘本，



我义父也养了我四年。我想，朱字不必去掉，上面加个秦，叫做秦朱重。周大叔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好，太好了！”周掌柜越发另眼相看，拍着他的肩说，“你心好，老天有眼，将来一定会发达。”

一副油担，不过两个藤编纸糊、桐油黑漆、轻巧耐用的油桶，上用白漆，大大写个“秦”字。挑到南和，周掌柜关照：“拣窖清的上好净油与他；签子上让他些。”

“是了！”南和的伙计答应着；他与秦朱重原是熟人，笑着打趣：“以前叫你朱小官；以后只好叫你秦卖油。”

“秦卖油”这个称呼，就此叫开了；凡是跟他交易过的，都说秦卖油的油好分量足，人又和气俊俏。着实有几家人家的丫头为他着迷。

这一来反而不妙，该打两斤的，只打一斤；秦朱重便说：“姊姊，横竖要用的，油又摆不坏；你何不多打些？以前不是一次打两斤？”

“以前是以前，如今是如今。我高兴打一斤，你莫管！我家一斤油用两天，你后天再来；一定要来。”

“一定来，一定来。不过——”

“不要‘白果’栗子的！”那骚丫头抛来一个媚眼，“你要钱用，我先付你十斤油钱；油可要一斤一斤打，隔一天来一回。你不来，我咒得你心惊肉跳，六神不安！”

秦朱重恍然大悟，原来一斤一斤打油，就是为了隔一天可以见个面。他是个老实人，不由得脸就红了。心里在想，这样

纠缠，生意有妨；以后少来才是。

可是，纠缠的不止她一个，要躲躲不开，不免苦恼。日久天长，连周掌柜也看出来。

“阿重，生意做得好好地，为什么上心事？”

“也不是啥心事，生意难做。明明要打两斤油的，只打一斤；白白里多跑一趟，已经费工夫了；去了还拉住谈闲天，弄得一天卖不到半桶油。周大叔，你说我急不急。”

“怪不得！你的人缘极好，生意倒不好，我就一直弄不懂；原来是这个缘故。”

周掌柜又问：“拉住你谈闲天的是哪些人？”

秦朱重脸又红了，很吃力地说：“无非是些丫头；还有是几个小娘子、少奶奶。”

“你倒是艳福不浅！”周掌柜脱口笑道。“阿重！”他又放正了脸色说，“大户人家的少奶奶、小娘子你歪心思动都动不得，丫头里面如果有好的，你看中了，我来替你想法子去做媒。”

这话使得秦朱重深起反感，“为什么我就该娶个丫头做妻房？”他在心里说。只是一向对周掌柜恭敬，不便直言，想一想答道：“都是些‘牵煞煞’的货。”

杭州话形容小家碧玉，青衣侍儿，喜欢搔首弄姿，自鸣得意，叫做“牵煞煞”；当然不是好性情。周掌柜便说：“总也有好的，你慢慢留意。如今最要紧的是，你自己要把握得住。阿重，老实说，对你，我别的不担心，就担心这一样：桃花路千万走不得！”

“桃花路我是不会走的。”秦朱重想一想说，“周大叔，我想